

年6月13日凌晨，黄永玉去世，《小夜曲》成了他的最后作品。斯人虽逝，爱情永恒，正如黄永玉在一幅画上所写的那样：“我没有死亡，明年和你再见的仍然是今年的我。”

怜悯： 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

尽管一生伴随着苦难与艰辛，但黄永玉非常欣赏卡夫卡曾说过的那句话：“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。”我曾专门问过他如何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对此，黄永玉沉思片刻，向我娓娓道来：“我从小受的教育比较特殊，再加上抗战八年的残酷的生活，对于生死我就有了我自己的角度。其实对待人生，我也有我的看法，对于挫折和苦难，不在乎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尤其我是孤立的个体，特别是在文化上，我是个体，我不需要照顾周围。我没有派，我就是一个人，不过一个人也有个麻烦，就是谁都可以欺负你。形象一点，谁都可以踢你两脚，打你几下，你要忍耐，回家去用功。所以我在家很努力，幸好我没有派，我是个体，自由。由此想到自由的问题。自由是什么？别人给你的，那叫做自由吗？自由是自己主观的东西。司马迁是自由的，受了宫刑，关在监牢里面，写出《史记》来。很重要的是培养自己主观的自由意识。对于周围的社会就要用这种态度。”

而对于“怜悯”二字，黄永玉向我解释：“爱，是因为有很多老前辈、家里人、朋友这么爱我。而一生又遇到这么多愚蠢的、幼稚的、残暴的手段，你怎么能不去怜悯他，为什么那么傻呢？因此我要怜悯这



上图：黄永玉、张梅溪夫妇。

些人，为什么这么蠢？好好的一个世界怎么弄成这样！所以我用怜悯去面对苦难。”

正如作家李辉所说的那样，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。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，表叔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。沈从文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，对美的欣赏，对创造的沉溺，对苦难的释然，对仇恨的怜悯与慈悲，都在黄永玉心中

下图：沈从文（左）是黄永玉的表叔。



竖起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。他曾这样写道：“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，都像用花朵装点过的，充满了友谊的芬芳。他不像我，我永远学不像他，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、去痛恨一些混蛋。他是非分明，有泾渭，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。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。我不行，忿怒起来，连稿纸也撕了，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。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。”毋庸置疑，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、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。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，在黄永玉笔下，沈从文平常而从容，总是怀着美的情怀看待这个世界。

这对从湘西走出来的表叔侄，在艰难日子里相濡以沫，支撑各自的文化信念而前行，在漂泊中执着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。曾经有段风雨飘摇的日子，黄永玉与李可染、李苦禅等一起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有一回，黄永玉回到家里，身上满是被打的血痕，血迹甚至凝结在了衣服上。见到丈夫这样的遭遇，梅溪流着眼泪用温水为丈夫一一清洗伤口。她责怪丈夫：“他们打你，你为什么不叫出来？”倔强的黄永玉回答：“我不能让施暴者有恶的快感！”后来，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，房子紧挨人家的墙，光线很差。张梅溪的身体本来就弱，加上这一打击就病倒了。黄永玉心急如焚，请医生治了也不见好，他灵机一动，在房子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，窗外是绚丽的花草，还有明亮的太阳，顿时满屋生辉。有一次在街上，黄永玉遇到了许久不见的表叔沈从文，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，表叔